

中国
民俗
摄影

文化
塘栖

塘栖风俗

丰国需 著



WEN HUA TANG XI GONG SHU



浙江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塘栖风俗 / 丰国需著.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06.5

(文化塘栖丛书)

ISBN 7-80686-489-X

I. 塘... II. 丰... III. 乡镇—风俗习惯—杭州市
IV. K892.4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987 号

封面题字：何关新

文化塘栖丛书编委会

主 编：沈 昱

副 主 编：沈八斤 曹如法 王子庆 姚大雄
沈春松

编 委：丁裕良 吴明强 范海荣 金根火
高水娣 冯鸿法 何军芳 郑妙元
徐敏钧 钟继根 薛金斋 仲大林
尉法南 朱荣根 姚年根 卫祥福
戴法财 沈建连 凌建芳 沈月平
胡建伟 丰国需

封面设计：沈月平 胡 军

- ① 唐栖志
- ② 栖里景物略
- ③ 塘栖艺文志
- ④ 塘栖记忆
- ⑤ 塘栖传说
- ⑥ 塘栖风俗
- ⑦ 塘栖民间艺术
- ⑧ 塘栖古迹

文化塘栖丛书

丰国需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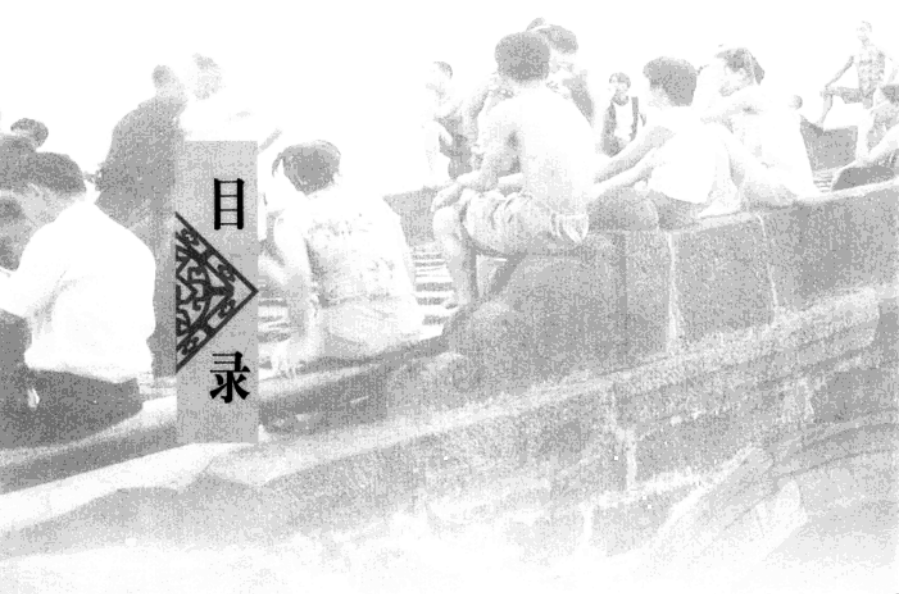


塘栖 风俗



浙江摄影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总序 / 6

序 / 8

前 言 / 10

家家都拜马头娘

——蚕桑习俗 / 12

敬土有谷

——农俗 / 23

深水如高楼，层层有鱼游

——养鱼习俗 / 30

果木要好，手勤水饱

——花果习俗 / 38

好水缫好丝，水重则丝韧

——缫丝习俗 / 44

身有三分技，不怕肚皮饥

——手工业习俗 / 54

一店为千家，百货销百客

——商业习俗 / 63



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肚皮

——饮食习俗 / 75

三分人相，七分衣裳

——服饰习俗 / 84

朝南起屋，子孙享福

——居住习俗 / 89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生活习俗 / 98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婚礼习俗 / 115

男做九，女做十

——喜庆习俗 / 125

宽三朝和紧三朝

——丧葬习俗 / 131

上灯圆子落灯糕

——岁时习俗 / 138

后 记 / 149

总序

沈 昱

《文化塘栖》丛书出版了，这套丛书收集记录了塘栖古往今来的各种文化信息，《唐栖志》、《栖里景物略》、《塘栖艺文志》侧重古籍资料，《塘栖古迹》、《塘栖记忆》、《塘栖民间艺术》、《塘栖传说》、《塘栖风俗》侧重风土人情，图文并茂，读者可以看到塘栖古镇的沧桑、江南水乡的风雅、京杭运河的变迁，是一卷充满水乡古镇韵味和文化气息的精美画册。

说塘栖的文化，不能离开塘栖的历史风貌。传说早在北宋，塘栖便是一个渔村，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广济桥修建，这个渔村后来蓬勃发展成显赫一时的江南名镇，《栖里景物略》中记载“唐栖……东南之一巨区而省会之一门户也”，可见当时地位重要。塘栖地处水乡，河道密布，湖泊墩埠星罗棋布。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野绿成春，枇杷成荫。桑麻连天，笋白鱼肥。人家鳞次，楼自浮空，曲折长廊，庭院深深。有黄鹤飞瞰，有白鸥戏舟，有芳杜洲菱歌，有横潭夜渔火。登临超峰，更是十里梅海、吴山越水尽收眼底。丰子恺先生爱称塘栖为“江南佳丽地”。

说塘栖的文化，更离不开塘栖水乡古镇风韵，古运河穿镇而过，三十六座桥，七十二条半弄将市河、北小河、东小河、西小河、丁山湖、翠紫湖、圣塘漾、大鱼池，梅家埭、闻家埭、吉家埭、赵家埭、汪家埭、鸟儿埭、陆家埭，东市角、西市角、圣堂角、任家角、屠家角、谢家角、文昌角、油车角，新桥湾、喻家湾、蒲桃湾，源源埭、墨鸭埭、西河埭、美人埭、酒店埭，箬帽墩、孙家墩、许家墩……如珍珠般密密串起成为一座江南水镇泽国，冲襟碧玉，水云一色。不仅如此，水为塘栖古镇之灵魂，活脱脱，烟

笼十里，宇阁凭虚，澄波潋滟里，滋润出塘栖的一部文化历史！

说塘栖的文化，当然不能不说塘栖的风雅。塘栖倡导风雅，读书气盛，蔚然成风。煮字轩、癖茶轩、众白堂、竹里馆、水一方、雁楼、群玉斋、漱芳斋……至今隐隐透出古典意蕴。读书的塘栖，水气氤氲的塘栖，诵读之声从历史深处传来，铺陈的便不仅是泛黄的竹帛。富庶的地域，深厚的底蕴，薪火传承，绵绵不绝。

塘栖的文化中有山、有水、有古镇，有梅、有桥、有枇杷。水陆码头经济繁荣，乾隆御碑锦上添花，历代文人墨客、富商巨贾、勤劳百姓各领风骚，更是把塘栖点缀得令人流连忘返。此套丛书的推出，自有赞美家乡、宣传古镇之意，但更多的却是想让热爱塘栖的人更爱塘栖，让不熟悉塘栖的人从此喜欢上塘栖，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为塘栖而自豪，把塘栖建设得更美好。

时光流转，岁月无情，塘栖古镇风情已不同往昔，但文化的传承却如广济长桥一般，虽经岁月沧桑却更显古朴苍劲，正如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所说：根和魂还在。如今的塘栖虽是一座古镇，却更像一处新城，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盛世气象云蒸霞蔚。中共塘栖镇委、塘栖镇人民政府，蹈历史前进步伐，契文化名区建设之约，集文人雅士，妙笔生花，承古镇文化之一脉，纂修成册，名曰《文化塘栖》，可喜可贺。在此，致谢中共余杭区委书记何关新同志为丛书题写书名，致谢丰国需、王其煌、叶坪、劳国强、汪逸芳、余国隽、吴彬森、卓介庚、范自强、胡建伟、顾志兴、屠再华、谢伟洪、蒋豫生为此书撰稿摄影标点等，致谢参加编写的同志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和劳动。

塘栖的文化远非这一套《文化塘栖》所能囊括，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相信这套丛书必能承上启下，薪火传承。让古镇活在隽永的文字里，让文化渗透在古镇的肌理血脉中，让文化引领古镇活跃在新时代的绚烂画卷里。

是为序。

2005年11月25日

序

顾希佳

丰国需先生的又一力作《塘栖风俗》即将面世，嘱我作序，不敢推辞，冒昧说上几句。

首先要说的是记录风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尤其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现代化的“阵痛”正冲击着当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经济全球化的呼声日趋高昂，这就势必会带来不同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于是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重视起“文化自觉”这个话题来，他们大声疾呼，要弘扬自己的民族精神和优秀文化传统。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里获得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

风俗是一种文化，是普通老百姓世代相传的一种生活习惯，它又是一种让人回味无穷的文化现象。中华民族的风俗从远古走来，在它的身上有着历史留下的种种痕迹。这里有着值得后代子孙深深依恋并引以为自豪的内容，诸如勤劳俭朴、自强不息、团结互助、尊老爱幼、扶贫济困、尊师重教、彬彬有礼、乐善好施等良风美俗。即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不敢把这些根本丢掉。不过在另一方面，也必须承认它身上有着历史的烙印，乃至其中的一些陋俗恶习，则又是非改不可的。

古人云：“入境，观其风俗。”又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风俗又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绝不是写一本书就可以毕其全功的。

在浙江省的范围里，此前已出版了《浙江风俗简志》、《浙江民俗大观》、《浙江民俗》以及有关的许多民俗志书和民俗专著，显示出浙江省民俗学界整体实力，很是令人鼓舞。不过由于风俗的地域性特征，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还十分艰巨，许多极具价值的地方性风俗事象还没有被我们很好地记录下来。而另一方面，它们都正在迅速地消亡之中，如果再不予以记录，很有可能就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出，而再也寻觅不到了。这无疑是一种难以弥补的缺憾。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我们非常欢迎民俗学界同仁和有志于弘扬民族精神的朋友们一起来动手，撰写各地的风俗，把它当做一种历史文化遗产，给予必要的保护。

塘栖是江南水乡十分有名的一个古镇，大约兴起于明代的天顺、成化年间，京杭大运河横贯其间，造就了昔日的繁荣。塘栖古镇和浙江省的许多古镇一样，保存着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中间，《塘栖风俗》无疑是一个令人向往的话题。丰国需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他尤以新故事创作见长，才思横溢，勤于笔耕。他的不少佳作得到了全国新故事界的好评，最近又创办新故事网站，引起不小的轰动。在新故事创作之余，他又能关注家乡的风俗民情，坚持长期采风，记下了大量的传统风俗事象，可补方志之不足，有着不可替代的科学研究价值。另一方面，《塘栖风俗》又可以帮助今天的年轻人更真切地认识自己的家乡，理解自己的祖先，从而更好地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我还真诚地期盼着有更多的古镇风俗被记录下来，与广大读者见面。正因为如此，我很高兴为这本书写序，也希望读者们也都喜欢这本书。

本文作者系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
杭州师范学院研究员

前言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由北向南逶迤而来，像一条绚丽多彩的缎带，维系着南北的大地。古镇塘栖，就坐落于这京杭大运河的南端，她就像一颗镶嵌在这缎带上的明珠，数百年来，一直在这缎带上闪烁着其耀眼的光泽。著名的文学大师丰子恺先生曾对她作出如此评价：“江南佳丽地，塘栖水乡是代表之一。”

在过去，京杭运河堪称一条“国道”。南来北往的官员和商家，都得借助这“国道”而行。故使得位居这“国道”线上的塘栖古镇，依据着这独特的地理环境，在明清时一直雄踞江南各镇之首……

古人云：“入境，观其风俗。”在这样一个被称之为“江南佳丽地”的古镇上，老百姓又是如何生活的呢？他们那世代沿习的生活模式是否有着与众不同的独特现象？塘栖那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他们的风俗习惯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都得通过了解和观察塘栖的风俗才能一一解开……

《塘栖风俗》，就是这样一本介绍塘栖的老百姓在这个镇上的集体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书。她记录了这个镇上出现过的种种习俗，记录了一些消失的或正在消失的习俗，为研究古镇历史提供了一定的史料，为那些欲“入境，观其风俗”的外地人和旅游者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风俗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风俗既有着她的固定性，同时，又有着她的变异性。一方面，我们的祖祖辈辈把农历正月初一视作“过年”，几千年来，都是如此，从无更改。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风俗习惯到了下一代手里，仅仅只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时间，就早已经历了改变，有的甚至是彻底改变，不少习俗已经离我们而去……

风俗又是一种文化遗产。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每一地方的风俗都有每一个地方的地域性特征，许多极具价值的地方性风俗事象，是我们民俗文化中的一份宝贵遗产。风俗不是单一的，她与当地的地理条件文化背景是无法分离的，所以，风俗是研究一地历史的重要部分。现在的社会发展很快，不少过去有特色的风俗事象都正在以我们想象不到的速度迅速地消亡，如果现在我们再不予以记录，那么，那些习俗很有可能就会永远地从我们的记忆里淡出……

正因为如此，本书作者就是抱着这个目的而写作的。旨在为塘栖这个文化古镇保存一些原有的风俗事象，让那些逝去或正在逝去的风俗，通过文字原始地记录下来。希望通过这本书，能向我们的子孙介绍一下前人的生活方式，让他们了解，他们的祖先是如何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

抱着这个目的，本书大都着眼于一些消逝的或正在消逝的生活方式。在行文体例上，采取了纪实的笔调，选择了一些大块的风俗门类予以记录。这样做，不是作者“厚古薄今”，而是因为想忠诚地留下点记录，留下点古镇消逝了的民俗事象。

塘栖是个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历史文化古镇，塘栖风俗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希望通过本书的介绍，会使更多的人关心塘栖风俗，记录塘栖风俗，研究塘栖风俗。

家家都拜马头娘

——蚕桑习俗

塘栖是个蚕乡，栽桑养蚕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素有“丝绸之府”之誉。据清光绪《唐栖志》记载：宪宗成化时（1465—1487），仁和与德清两县的“蚕丝于此贩鬻”，镇上已有商人从事蚕丝贸易，可见那时蚕丝业已十分兴旺。

塘栖一带的河边地角，旧时处处遍栽桑树，乡民们大都均以养蚕为业。不少旧时流传的农谚，都记录了乡民们养蚕的历史。如“种得一亩桑，可免一家荒”、“种桑养蚕，一树桑叶一树钱”、“种桑三年，采桑一世”、“要钞票，多种桑”、“家有百株桑，一家吃勿光”等。

蚕桑是项时间短收效快的家庭副业，比种粮食的收益要高出三倍以上。据浙江省各县县志记载：清初丝价大约每斤为一两银子，粮价在顺治至康熙年间（1644—1722）大约每石一两至五钱银子。又据《张氏补农书》的记载来换算，每亩产桑叶一千多斤，

可获丝十斤左右，即可换得十两左右银子。而当时每亩所产粮食约为三石，可见种桑收益要比粮食增加三倍以上。所以余杭一带蚕农日益增多，每逢蚕期，“如飞双桨买桑还，梁头挑灯夜放船”的情景屡屡出现。



摘茧 沈月平摄



全镇的栽桑养蚕，到了清朝时到达了顶峰。据史料记载，乾隆皇帝对蚕桑一业极为重视，每次下江南都要浙江巡抚奏报蚕收情形，每岁一次。从那时起，在官府的重视下，塘栖一带成了蚕丝的



摘茧老照片

主要产区。“公私仰给，惟蚕丝是赖。”“四月为蚕月，养蚕之家各闭户。”每逢蚕事，家家户户均闭门不出，纷纷忙于育蚕，连得那些教学的私塾都暂停教学，称“放蚕忙”，官府也“暂停诉讼”呢。

新中国成立以来，塘栖的蚕桑生产依然是塘栖的一项特种农业，直到现在，塘栖还是全区主要的蚕桑产区。

栽桑育蚕的兴旺发达，也使塘栖一带形成了种种与育蚕有关的习俗，几百年来，不少习俗一直在流传着。

拜蚕神

蚕是一种比较难养的小动物，它怕寒、怕风、怕鼠……故旧时乡民们称它为“蚕宝宝”，要像对待宝宝一样来对待蚕。

蚕宝宝十分难养，旧时科学落后，要养好蚕更不容易。塘栖一带的蚕农，旧时全都信奉蚕神，称蚕神为“蚕花娘娘”。认为要养好蚕首先得供奉“蚕花娘娘”，每年蚕收之丰歉均是由蚕神菩萨在主持。所以，为了求得每年蚕茧的丰收，蚕农们全都供奉蚕神，说起蚕神全是一脸的虔诚，并流行着一种“拜蚕神”的习俗。

说起这“蚕花娘娘”，在塘栖乡间还流传着这么一个美丽的传



说哩：在很早很早以前，塘栖一带的水乡有一户姓马的人家，这份人家只有阿爸、女儿两个人和一匹白马。那年头，兵荒马乱。一天，阿爸被拉去当兵远征了，说好是两年回来，可到了第三年却还是不见他的身影。女儿思父心切，有一天，她流着眼泪，悄悄地对自己饲养的白马说：“白马呀白马，快去寻阿爸，若能寻回来，我愿嫁给你。”谁知道她这话刚刚说完，那匹白马竟然像通了神一样，点了点头突然长嘶一声，腾空而去。几天之后，那匹白马竟然奇迹般地将那姑娘的阿爸驮了回来。姑娘看见后高兴极了，当下便告诉阿爸自己向白马许下的愿，并让阿爸作主将自己嫁给白马。谁知她阿爸听后说什么也不肯同意，为了让女儿死了那条心，他还背着女儿偷偷用箭射死了那匹白马，并一不做二不休，剥下了马皮挂在自家门口的一棵大树上。等到姑娘晓得后，跑过去抚摸着马皮痛哭落泪。可谁知道，那姑娘的泪水一掉到马皮上，那张马皮当即便卷了起来，竟将那姑娘裹着飞上天去了。不久，在塘栖一带的树上，就有了一种马头形的小虫在树上生息。人们见了后都说这虫是那姑娘和马皮变的。于是，出于同情那位姑娘，大家纷纷把那小虫带回家去养了起来……这就是蚕的起源和育蚕的来历。因为有了这美丽的传说，所以在塘栖，“蚕神”又被称作“马头娘”和“马鸣王菩萨”。

这“拜蚕神”其实与“拜菩萨”差不多，也是一种祈求的礼仪活动。从前的蚕乡，每个村坊到处都有小庙供奉“蚕花娘娘”，一进腊月，香火更旺，蚕农们纷纷去叩拜，以保佑来年“蚕花廿四分”。

腊月十二，旧时称为“蚕花娘娘”的生日，相传那位化作“马头娘”的马姑娘就是这一天出生的。到了这一天，塘栖农村的“拜蚕神”活动便达到了高潮。四邻八乡的蚕农们纷纷在各自的家中供奉起“蚕花娘娘”的塑像或“马张”，一种印有马头娘的木刻像。然后焚香点烛，备上大鱼大肉，由家中的蚕妇先行祭祀，口中还念念有词，祈求“蚕花娘娘”保佑来年“蚕花廿四分”（过去认为

收成最好是十二分，“廿四分”是指双倍丰收之意）。蚕妇拜过之后，一家老小从大到小轮流着祭拜。一些条件好一点的蚕农，此日还请些民间艺人来家里唱花蚕（一种民间歌谣）、演皮影戏等，颇为热闹。

在塘栖北面靠近德清一带的蚕妇，到了“蚕花娘娘”生日时，除了上述的焚香点烛、供奉大鱼大肉之外，在“拜蚕神”时还通行做一些糕点来供奉蚕神。那些糕点都用米粉做成，糕点的品种繁多，有骑在马上蚕花娘娘、爬在桑叶上的大龙蚕、一捆捆的丝束以及茧子和元宝等。

点蚕花火

旧时，蚕花是家中一年的主要收入来源，故人们日常生活中有不少习俗都与养蚕有关，连过年都有着与育蚕相关的习俗。大年三十夜里，吃过了年夜饭，靠近北横头的养蚕人家女主人须在家里的神龛中点上一盏油灯，有的人家则是点上一支红蜡烛。此俗称为“点蚕花火”。

乡间认为，点上了蚕花火，家中养蚕就能红红火火。点“蚕花火”时，不管你是点灯的也好，还是点蜡烛也好，据说，这灯和蜡烛都不能马上熄灭，一直要从年三十夜里点到大年初一的早上为止。表示家中从去年一直红到今年，年年都红红火火之意。从而祈求来年“蚕花廿四分”。

点蚕花灯

这“点蚕花灯”的习俗，与那“点蚕花火”相对应，唯不同之处是此俗完全由小孩子们唱主角。

吃好了年夜饭后，家中的小孩子们开始活跃了起来。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提着家中大人早就精心制作好的各种小灯笼，有西瓜灯、兔子灯、鲨鱼灯等，品种各不相同，灯中均固定着一支已经点燃的蜡烛。孩子们手提灯笼，三五成群，四五成堆，在田